

哈佛教育究竟有什么惊人的秘密？

【美】建国◎著

Harvard Nashville

哈佛家书

一位中国父亲写给哈佛女孩的教子课



作家出版社

【美】建国◎著

Harvard Nashville

哈佛家书

一位中国父亲写给哈佛女孩的教子课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哈佛家书：一位中国父亲写给哈佛女孩的教子课/
建国著. —北京：作家出版社，2011. 8

ISBN 978 - 7 - 5063 - 6026 - 5

I. ①哈… II. ①建… III. ①家庭教育 IV. ①G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76102 号

哈佛家书——一位中国父亲写给哈佛女孩的教子课

编 者：建 国

责任编辑：王宝生 苏红雨

封面设计：张丽娜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社 址：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编：100125

电话传真：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86 - 10 - 65015116 (邮购部)

E - 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刷：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168 × 235

印张：20

版次：2011 年 8 月第 1 版

印次：201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63 - 6026 - 5

定价：33.00 元

作家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自序 |

经常有朋友问我：你是怎么把孩子送进哈佛的？

我通常回答：那不是我“送”的，是她自己“走”进去的。

在我看来，小静的确聪明、可爱、努力上进。

她八岁看的科技文章之深奥，足以让我这位华盛顿大学访问学者大跌眼镜。她十岁已看完所住城市图书馆所有的书。初中时，她击败数百名竞争的美国学生，进入贵族名校圣马科斯，成为该校百年历史上的第一个“中国女孩”。

考哈佛前，我对她说：“拿到奖学金上，没有奖学金也供你上。”她只说了两个字：“I will!”结果她以优异的成绩拿到两份哈佛历史上最高的奖学金。其中一份“匀”给了他人。

有一次她假期回国，我合作的一个项目的中方专家给她起了个绰号“阳光灿烂”。因为不管走到哪里，不管对谁，她总是报以加州阳光般灿烂的微笑。

尽管这样，我还是会说，她只是个普通女孩，并不比我在美国见到的许多孩子更优秀。要是留在竞争激烈的中国，她可能进不了北大清华，甚至难以找到好工作，是美国的教育造就了她。

但是不管是面对美国，还是中国的家长们，有一点我很自豪，小静至今不只视我为父亲，也视我为她最知心的朋友。学习、事业、交友，都和我讨论。她甚至认为，我带她看过的电影，都比圣马科斯和哈佛老师建议的好。

比之对她相对严格，又更多呵护在身边的母亲，我因为忙，更像是放任失职的父亲。

但是在“无心插柳”之中，也许有某种影响？

不光作为“哈佛家长”，也作为中美教育合作项目的参与者，多年来我接触了许多中国家长、学生、校长和老师。在回答各种疑问，提及自己“哈佛家庭”的琐碎经历时，我总能在他们眼神里看到某种东西。是惊讶、疑惑、兴奋、感悟，

还是渴求？我说不清楚。但那总使我意识到，也许，我真有某些东西值得拿出来分享。

也有不少次在中国讲台上，我把自己的见闻、感知，包括哈佛的故事讲给学生听，一如他们是我的孩子或朋友，结果不光有赞同，也有批评和怀疑。有的家长要把孩子托付给我，而有的校长则提醒我不要讲老师和家长通常不说的话。

但是不管怎么样，我很肯定的是，在我引起孩子们的兴趣，包括家长用疑惑的眼光来看我的时候，我已在影响这些孩子的一生。

哈佛与我有多年缘分。在美国办报期间我是那里的常客。孩子入学后，我更被连带着也成为最具观赏价值的校园“鱼缸中的金鱼”。

多年来，那里的怪异教授、天才学生、毕业总统、创业首富，乃至各色面孔的来自全球的“哈佛家长”，以及查尔斯河畔风格独特的哈佛校园建筑和风景，都会引起我的感慨和思考：哈佛与古老的中国，与那些年轻而又充满渴求的中国孩子，以及他们的家长和老师、校长们，究竟有哪些关联和异同？

中国有句老话：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我至今还是哈佛家长会的一员，小静已从哈佛毕业，但还是遍布世界各地哈佛俱乐部活动的组织和参与者。看着她和她的哈佛同学们，我时常会想：究竟是哈佛的杰出成就了这些天才的学生，还是这些充满奇思异想的天才师生成就了哈佛的百年杰出？

哈佛经验也在印证着中国的古老哲言。

哈佛的盖茨们和奥巴马们像中国北大清华走出的历届学子泰斗领袖们一样，不光在大学，也在幼儿园、小学、中学，不光在校园里，也在家，在社会中，修成感悟和心性之身，建立和睦富强的家国，奉献着人类的社会和历史。

因此每当我迎视每个中国孩子、每位中国家长的目光时，我总是隐隐地意识到，我在通过他们，使我们在一起，因为我们今天所修、所学、所悟，在或多或少地影响中国和世界的未来。

而要分享，最重要的是真诚。

我并不是在写作此书，只是把多年作为哈佛家长和哈佛女儿的经历、见闻、书信、电邮，以及其间相关感受、交谈、回忆等记录下来，再把中国读者可能感兴趣的环境背景描述下来，尤其是其中我发现中国孩子和家长们最感兴趣，疑问最多，最伤脑筋，包括中国部分校长和老师认为最不该说的、中国学子或许最难得听到的故事，呈献给读者们。

这种做法不光是哈佛，也是中国古典教育所奉行的方式：

对纯真智慧的心灵，不需要告诉其所有答案，只需要给其少许点拨。

自 序 /1

第一章 哈佛书信 /1

3	一、Orientation 感受哈佛
29	二、哈佛的“捣蛋”学生们
80	三、哈佛的怪异教授们
108	四、哈佛的争议校长们
126	五、哈佛的明星和总统们

第二章 起步 /161

165	一、北京阳光和华盛顿湖水
169	二、海伦小姑娘和校长大朋友
190	三、绍特太太
199	四、皮特森夫人

第三章 自立 /209

- 215 一、破巢幼雏
- 232 二、琼斯老师

第四章 走向哈佛 /25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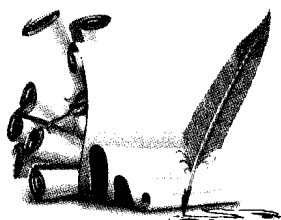
- 259 一、校长夫妇
- 274 二、露茜老师
- 284 三、东京、巴黎和哈佛

第五章 未来人生 /301

结束语 /309

第一章

哈佛书信



从查尔斯河畔的景致中，你不难看出哈佛的性格。

——一位哈佛老校友的话

2002年9月，小静从离哈佛数十英里远的圣马科斯学校毕业后，来到麻省剑桥市查尔斯河畔的哈佛校园。

按校规，她要进行一周左右的 orientation，那是美国学校的一种做法。刚入哈佛的学生，安排进宿舍、办理各种入学手续外，通常会由老生而非老师带领，像来自全世界的好奇游客一样，参观和熟悉这座全球学子向往的校园，问答各种问题。一周后，新生就会感觉自己已经成了半个主人。

三年多前，小静由加州旧金山湾区密尔顿市泰勒中学推荐，进入圣马科斯学校，成为这所“贵族”名校一百多年历史上第一位来自中国大陆的学生。

尽管该校有阿拉伯的公主，墨西哥总统的儿子，香港首富们的孙子，校长却亲自飞到旧金山，邀请小静和她母亲参加在游艇俱乐部里举办的校友欢迎会。

她妈妈回来说，在会上，校长把已成亿万富翁和国际名流的老毕业生们丢在一边，自始至终亲切地陪伴着这位“来自中国的小朋友”。

圣马科斯学校一半以上的师资毕业于哈佛和耶鲁，三百多学生生活在一千多亩像古城堡、又像高尔夫球场的童话般美丽的校园里。每个学生都有自己的顾问老师。

刚入学时，小静因为离家而感到孤独，顾问老师就带她去波士顿逛商场、看电影。毕业前，又帮助她考学和选择名校。

顾问老师并不建议小静考哈佛，而是建议她去卫斯理，因为那里是美国最负盛名的女校，毕业生包括著名科学家、艺术家、500强公司女老板和国家元首夫人。

小静问我，我说，去哈佛。

理由很简单，咱中国人只认哈佛，而我与哈佛也早有缘分。

但是哈佛是个窄而又窄、滑而又滑，且架得高而又高的独木桥。全世界名牌学校的高材生都盯着。上至国王总统，下至名流富商，都想让自己的儿女来这里

镀金。学费年年涨，考生却越来越多。把优先志愿押在这里，风险可不小。

好在哈佛有 Blind Eye Policy，即一视同仁的“闭眼政策”。不论学生家长多有钱、多有势、捐多少钱，录取条件只看一个：分数和品行，亦包括从事过的公益事业。如果考上了，家里出不起学费，学校给你出。

考前，为了消除小静后顾之忧，我对她说：“拿到奖学金上，没拿到我们一样供你上。”

她笑咪咪地看着我，只说了两个英语单词：“I will!”

结果，她以优异的成绩和履历，一人取得两份最高奖学金，除了自己，还给别的同学挣了一份。

开学典礼那天，国王爸爸来了，首富妈妈来了，有的家长把直升机直接降落到仪式草坪上。可是大喜日子，小静却多少有点失落和遗憾。

因为我这个父亲居然显得比首富和总统还要忙，因为中国的一个合作项目走不开，没来参加她的开学典礼。

因此从最初一刻开始，她的哈佛生涯，我和小静，以及其他师生家长有关哈佛的感受和探讨，一半是由我们的亲历感受，另一半则是由书信探讨开始的。

一、Orientation 感受哈佛



哈佛的性格

世界上任何机构和建筑的外貌都像其主人，彰显着独特的性格。

紫禁城太和殿的高高在上，喻示中国皇帝“唯以一人治天下”的独尊。《新概念英语》课文中写到有位西方记者，因为在非洲某国一步步数究竟有几千层台阶通向总统府高高的围墙，而“涉嫌不轨”被关进监狱。白宫是座跟中国多数县政府一样大的小楼，光秃秃地由一圈栏杆围着，因为总统被选民管着，不能有他们难以透视的秘密。

哈佛坐落在“新英格兰”的波士顿地区，建校时那里是北美十三州殖民地的中心。但是哈佛主校区并不在波士顿市里，而是在与波士顿一河之隔的剑桥市，离波士顿城区有十多分钟车程。

美国名牌大学很少建在大城市中心，它们在“学以致用”，积极“入世”的同时，也想和政治权力、经济活动、都市喧嚣以及灯红酒绿之间，保留一点距离。

查尔斯河不光隔离着哈佛与波士顿，也横贯哈佛校区。两岸翠树成荫，绿草连绵，一艘艘皮划艇划破平静的河面。

站在桥上、河边，收入眼帘的没有摩天大楼和拥堵的车流，而是天人合一的自然景致和两岸古老典雅的建筑，让人感到这里是个漫步静思和享受生活的地方。

哈佛和美国其他大学一样，整个校区没有一尺围墙，大学就是安谧小城镇的一部分，校长师生们俨然就是小镇居民，而小镇居民也自认是哈佛的半个主人，可以和天之骄子的哈佛学生们混迹一起，自由参加哈佛的任何活动。

早期的哈佛只是几座暗红色的斜顶砖楼，后来校园不断外扩，在陆续买下的城区里一片片建起闻名世界的商学院、医学院、法学院和政府管理学院等。

除去珍视独立品格、安谧的环境，哈佛也同样追求外貌的个性，整个校园清一色常青藤覆盖的暗红色斜顶砖楼，构成独特的色调和风格。

群楼中间庭院式的绿地花园小径间，随时可以看见在一株株百年古树下，两个学生躺靠着，一边看书，一边沐浴枝叶间散射下的暖阳。一尊尊哈佛名人石像凝视着他们曾经成长的校园，到处都透着温馨、庄严而古典。

美国的奠基者是一批清教徒，他们为逃避英国国教迫害坐着五月花号漂洋过海来到新大陆。哈佛最初也是由清教徒们创办的，其毕业生也多数成了新英格兰殖民地的牧师，清教徒们的精神领袖。

“祈祷，然后去学习。”这是哈佛大学第二任校长邓斯特时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理解这段美国和哈佛的历史，对解读“哈佛性格”至关重要。

哈佛人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先有哈佛园，再有美利坚。

哈佛 1636 年建校，至今已经过了三个半世纪，比美国建国还早一百四十年。刚建校时，如同村野的学堂一样只有一名老师。那时蒸汽机和火车还没有发明，第一届九个学生，都是骑马迢迢颠簸来报到的。

当时马萨诸塞殖民地议会为了学宗主国英国办教育，在查尔斯河畔划了一块地，因为创办者们毕业于英国剑桥，这座新镇得名剑桥。

就像乘五月花号刚刚落足新大陆的先哲们一样，可以没有房舍御寒，没有玉米黍充饥，但必须要订立约法。哈佛从降生之初起，就用拉丁文写下校训：Amicus Plato, Amicus Aristotle, sed Amicus VERITAS，意为“以柏拉图为友，以亚里士多德为友，更要以真理为友”。校徽和校训的文字，都昭示着立校兴学的宗旨——求是崇真。

这一精神首先导致了哈佛与其清教父兄的决裂。

十七世纪下半叶，哈佛越来越脱离清教徒教义，走向学术自由化。这引起部分哈佛校友的不满，他们要求校方恢复清教的统治地位。院方没有理会他们的要求。因为既然先哲们自己为了宗教自由来到新大陆，就不应该限制他人的思想和信仰自由。

无奈之下，1701年这些对学术自由化不满的校友在康涅狄格州的纽黑文市另起炉灶，建立了一所新的学院，并推举哈佛毕业生亚伯拉罕·皮尔逊做第一任校长。那便是耶鲁的前身。

直至今日，哈佛的自由主义和耶鲁的严谨传统依然对比鲜明。富贵公子布什来自耶鲁，混血贫儿奥巴马出自哈佛，并不全是偶然。



崇真与造假

哈佛的“崇真”和“自由主义”在我们看来多少有点儿离谱。比如历数哈佛传统和家珍，他们不光说出了多少总统，有多少荣耀，也同样公开不少“丑闻”和“错误”。

比如哈佛人并不讳言，他们的开山鼻祖，第一任院长伊顿牧师在建校后四年被迫辞职，原因是他的太太没有把收购来的牛肉给学生吃，还私下喝了供应给学生的啤酒。时代不同了，地方也不同了，咱听了真会吃惊的，感觉伊顿老人家像个难得的清官。

哈佛还有件“丢人”的事。1884年，加州有一对名叫斯坦福的夫妇的儿子去世了，他们想办一所大学以纪念爱子，千里迢迢来到哈佛，向艾略特校长请教需多少钱可以建个大学。艾略特校长看看他们，一脸怀疑地说：“这起码需要五百万美元吧。”

艾略特的轻慢不无道理，当时的五百万美元大概相当于今天的五十亿美元，是个天文数字。斯坦福太太一言不发，脸拉得老长。沉默良久后，斯坦福先生说：“亲爱的，我想我们还是可以拿出这笔钱的。”“那就祝福你们了。”艾略特说。

艾略特没料到的是，这对夫妇受了刺激，不仅立志建起了用家族姓氏命名的斯坦福大学，还使之最终与哈佛齐名。艾略特卸任后六十年，一位名叫博克的斯坦福毕业生成为哈佛校长，主政哈佛二十年，其任期之长仅次于艾略特，而且还是哈佛历史上著名的改革家。

哈佛在一不留心间，“生出”了两个顶尖竞争名校，耶鲁和斯坦福。斯坦福还在另一点上夺去哈佛不少风光，多年名列美国最美校园第一位。

那对夫妇没有白去哈佛园，他们学习哈佛，赋予了斯坦福校园独特的建筑风格，所有建筑一律红瓦盖顶，再加上加州独有的西班牙式热带庭院风格。连大学的购物中心，都是花园套花园，说不出是商店、学校、电影院，还是一个硕大无比的露天休闲咖啡馆。

最重要的是，斯坦福在旧金山湾区南岸创造出了人类本世纪最重要的一片园区——硅谷。当哈佛说自己造就出了最多总统、律师和艺术家时，斯坦福可以说造就出了最多的 IT 和生物科技精英，他们的毕业生都在驾驶着拉动世界科技和经济疾驰的火车头。

哈佛崇真，也不避讳自己曾经的“造假”。

“哈佛之父”约翰·哈佛 1638 年 9 月去世，没有留下任何画像。随着哈佛名声日盛，1882 年校董事会决定，顺应越来越多人的提议，给哈佛本人塑一座雕像。为了美化老人家，他们在学生中物色了一位长相古典的英俊小生谢尔曼·霍尔做模特。

现在，坐落在校园里的哈佛雕像和自由女神像、林肯纪念堂林肯坐像、费城自由纪念馆富兰克林雕像并称美国四大雕像。每天来自世界各地的游人无不想在哈佛雕像前留张影，以证明与哈佛的缘分。而第一个利用刚发明的照相术和老塑像合影的正是模特谢尔曼，他说：“和哈佛先生合影，也是和我自己合影，这是我一生的荣幸。”

这件事使后来的哈佛人感觉自己也“根不净”。可真真假假，毕竟都是哈佛的历史。“求真”和尊重历史、保护文物打起了架。最后的解决方法是，让满世界人继续合影，同时昭告天下哈佛也造了假。

我第一次和老哈佛合影并听此“传统教育”，无不惊诧。因为“历史为胜利者所写”，还总是改来改去。从“名牌”到“有机大米”都作假，人人六根不净，哈佛又何必那么较真呢？

关于哈佛的“自由主义”举一个例子就行了：

我们自然不齿于“西方民主”，但是走在哈佛大街小巷，经常可以看到一些似曾相识的红标语。共产主义、伊斯兰主义都是那里的合法“流派”。

多年前我去哈佛和伯克利等校园，看到街头贴了不少标语，宣告江青死了，悼念“世界革命人民的英明领袖”。那是美国极左翼学生贴的，让我们中国来的“真革命人民”都摔断眼镜腿。

哈佛的“革命传统”

哈佛作为世界第一学府，是半个校园和半个展示教育进化史、科技发展史的博物馆。在不少教学楼（哈佛人叫 Hall）、餐厅、图书馆前厅，都有一些铭文，陈列着一些早期的教学科研仪器和设备。

除神学外，哈佛最早开设的十二门课程不光有逻辑学、数学、自然哲学、历史，还有希腊文、阿拉伯文、希伯来文、政治学和修辞等。教授们用实验的方法，向学生讲授天文、物理和化学知识。由于殖民时代的需要，数学更多用于测量术和航海术等技术学科。后来又有医学、植物学和化学，但是多数只是应用于研究和讲座。

1775 年，北美的十三个英国殖民地爆发独立战争。哈佛作为自由主义大本营，自然成了独立运动的坚强精神后盾和“黄埔军校”。在独立运动发源的马萨诸塞州，几乎所有著名的革命者都是哈佛毕业生，包括美国《独立宣言》起草人之一、美国第二任总统亚当斯。

华盛顿就是在剑桥镇就任北美独立军队统帅的，他的司令部也一度设立在哈佛。想想看，当年就在这里，华盛顿运筹帷幄，造反的 minuteman 撅着屁股，咬开火药子，用铁条捅进枪管，从学生宿舍窗口向大英帝国派来的 redcoat 们射击。

所以后来，一个个未来总统接二连三出自哈佛园也不足为怪，因为美国开国总统华盛顿就是从这里的司令部杀出去，最后成为世界上最年轻的共和国的总统。

战争胜利后，哈佛还给美国建国的大英雄们，华盛顿、杰斐逊、汉密尔顿等授予荣誉法学博士学位。加上本来就是哈佛校友的亚当斯，合算美国前几任总统都被哈佛包圆了。

知道了这些，才算真明白为什么说“先有哈佛园，再有美利坚”。那可不单单是个时间前后顺序的概念，实在是哈佛与五月花号一起，就是美利坚立国精神的根本。

哈佛算什么？

有个清华刚毕业的 IT 精英问我：“我们有两千年的文明，有孔孟之道，有唐诗宋词，有遍布全国的名胜古迹。相比起来，哈佛算什么呢？”

美国和中国的关系，哈佛和孔孟之道的关系，就像那位年轻的 IT 精英和他有代沟的父母，一个朝气蓬勃，一个深邃厚实；一个代表未来，一个连接传统。

谁都知道哈佛有很多值得骄傲的毕业生和校友，其中包括二十位美国正副总统，更多外国总统和国王，七十多位普利策奖和诺贝尔奖获得者，十几位最高法院大法官，众多国会议员，世界 500 强里成百上千名高管，都出自哈佛园……

但是我第一次去，几位熟悉哈佛的中国学者朋友并没有告诉我这些，他们要我一定去看看哈佛的燕京图书馆，说除了中国寻常人难进的三大历史档案馆之外，那里收有世界上最全的中文档案和图书，而且全部开放，是做“国学”的最佳地方。

那还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在中国街面上能买到的书不多，开放的历史档案更有限，而且能看到的书内容还不断更改，不像在哈佛里看到的书都是地地道道的“原装货”。

现在中国经过多年改革开放，已经具备“专家治国”的雏形。清华北大的高材生，哈佛等海外名校的“海归”，越来越多地成为了中国政治、经济、科技领域的领军者。

你去看北大清华和其他的中国名校，会发现哈佛等国际名校一直是办学办校的学习典范。北大的前身燕京大学以及清华大学等，最初也是哈佛和美国人用庚子赔款帮助创建的。

当年帮毛泽东和尼克松打开中美交流大门的基辛格，今天和胡锦涛主席会谈的奥巴马，巴基斯坦总理布托，印度和巴西的部长，阿拉伯的国王和亲王，台湾朝野独两党领袖马英九和陈菊，很多都是“哈佛人”。哈佛对中国，乃至当今世界的影响远远超出一般人的想象。

所以不管你是否关注哈佛的读书人、留学生，只要你关注世界，关注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就不可不知哈佛。

小 静 的 信



查尔斯河畔的联合国

爸爸，您没能来参加我的开学典礼。我真的很遗憾很遗憾!!! 如果说圣马科斯是个童话中的贵族城堡，那么哈佛就是个真正意义上的联合国。

今天，我们所有新生都感到自己是公主或王子，因为整个剑桥城的人都在围着我们忙。一早起来，我和妈妈发现已经晚了，急急忙忙去餐厅抓块三明治就往哈佛广场那边跑。餐厅的师傅们都已经见多识广，早早就把早餐和小纸包准备好，

因为今天没人会坐下来慢慢喝咖啡的。

本来昨天晚上应该睡早些，可是同屋和隔壁的新生，一个是印度来的辛迪，一个是法国的让，硬要拉我去参加老生的 party。结果上贼船容易下贼船难，谁也不让我半途溜号。一直闹到下半夜才回来。

开学典礼在离哈佛广场不远的主校区。因为学生多，典礼分在许多 Hall 进行。今天哈佛里不知道有多少人，反正街道、广场、校园里到处都是人，而且都是一家一家的。

哈佛的开学典礼就像世界博览会，人群中有的头缠白布，一看就是印度人，有的皮肤很黑，家长、学生都身穿大花长袍，像是非洲的酋长。还有些像是阿拉伯的女孩穿着西裙，可是她们的爸爸妈妈穿着黑白长袍，还围着面纱。更多的是白人家庭，父亲儿子都西装领带，母亲女儿都穿着漂亮的裙服，听他们的话才知道到底是美国人、澳洲人，还是法国、德国人。

就是看见和我们一样黄皮肤的也不敢轻易认，因为在美国，尤其是在哈佛，见到黄皮肤黑眼睛就断定是乡亲是很危险的，不光有日本、韩国、越南、菲律宾，所有亚洲国家的家庭，你在这里都能找到。

哈佛最难的是停车，除非你停到主校区外。所以我没有车反而是件幸运的事。学生和家长们，不管是白面孔、黄面孔还是黑面孔，有的从校车上下来，有的涌出地铁站口，还有不少私家车停在路边，经常能看见维持秩序的警察彬彬有礼地打开车门，母亲和学生下了车，老爹再去找停车场。

有几个衣冠楚楚的残疾学生坐着轮椅从校车上下来，司机和乘客都上前帮忙。哈佛不光收残疾学生，而且许多校车都有轮椅升降机。

在整个典礼期间，天上都有直升机飞来飞去。有的是电视台的，有的是警方监测交通的，有的是载送学生和家长的，我不知道那是国王还是总统，需要这种保安级别。

不过我相信那天所有家长，都是国王和王后，至少校长、教授、接待人员希望家长们感觉是这样。要是评选世界上哪一所学校最礼遇家长，那一定是哈佛。因为家长们不仅送来最好的孩子，许多将来会出人头地，而且整个哈佛园、校长官邸和宿舍楼，连同图书馆和活动中心，多数都是家长捐建的。

来哈佛这些天，我已经见识了剑桥警察的彬彬有礼。对哈佛学生，他们永远面带笑容，一口一声“小姐”“先生”，而且有求必应。我们在哈佛感觉很安全，只担心会被警察惯坏了。就是开罚单，听说也得屡教不改，得把他们逼急才行。

所以师生们见了罚单一般很不满，而警察开了罚单反倒会很内疚。

今天，连查尔斯河畔的天都格外湛蓝，暗红色的楼群掩映在绿树和蓝天中，不时还有小飞机拉着彩带穿过淡淡的白云。

也许是皮实了，老生都说哈佛的开学典礼从来都是一场 show。可是话说回来美国什么不是 show？

街头到处都有乐队表演和盛装“游行”。遍布校区的 Hall 里有很多酒会和活动。大小广场的典礼现场，有部长、议员、电视脱口秀主持人、好莱坞明星即兴表演、发表各种演讲。而哪里热闹，人丁兴旺，也要靠那里的主持人和演讲人彼此竞争。整个剑桥市像个大马戏团，民主共和两党代表大会，又像举城节日大喜庆。

冷餐招待会上，有一个身穿花衣服的老先生过来问妈妈和我：“Are you Japanese or Chinese?”他儿子挺帅的，皮肤有点黑，我开始以为他们是印尼人，直到他们自我介绍后才知道是泰国人。我们至少有几次被误认为是日本人或者韩国人，却没人说我们是中国人。这真奇怪，因为哈佛的亚裔学生里，就数中国人最多。

不过和其他 show 有一点不同，这里一侧耳朵，就能听到学生和他们家人说希腊语、希伯来语和祖鲁语。我只能听懂法语，其他都是问了才知道的。但是一转脸见到你，大家就会用纯正的牛津音和美式英语热情交谈，好像我们都已经在哈佛很久，认识半个世纪了。

参加开学典礼让我有种很强烈的感受，一种归属感。你会感到，这就是哈佛，世界的顶尖学府，他们都是你的校友，你的共同家长了。你是和未来的泰斗、领袖、总统在一起。你真的已经属于这个整体，成为哈佛成就、光芒、传统的一部分了。



玻璃缸中的金鱼

上圣马科斯的时候，我已经有过 orientation 的经验，不过汉斯用带有浓重欧洲口音的英语告诉我：“You do better pay attention. 圣马科斯不过是个 fairytale 里的古堡，一个小人国，而‘哈佛帝国’有十个研究生院、四十多个系科、一百多个专业，光教职员工就超过一万四千多人，你不认真听、认真看，就等着将来倒霉吧。”

汉斯居然去过圣马科斯。他大概有一米九，有时谈话不得不尴尬地弯下身子，像只大虾。他是德国波恩来的，现在是博士后。他有个 cousin 也是圣马科斯毕业的，